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德義

孔璠子孫總 孫元措從父端山 魏汝真胡光謙

陳顏溫通罕 文商等時琦六人 張河張顯附

沙里質王氏 劉政移刺余 王震劉瑜劉慶祐 宋可

完顏忙哥妻溫特 完顏猪兒妻尹 白氏附張

金國之初未知聖學至齊阜昌三年始補宣聖四十九代孫孔

璠為廸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璠字文老父端操故宋朝

奉即端友之弟齊國廢罷熙宗即位建立制度典禮樂詔立宣

聖廟于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復襲封奉祀

時帝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傳及諸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  
統元年三月戊午上謁奠孔廟北面再拜退語侍臣朕幼年游  
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  
世高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自是以夜繼晷草草不倦三年璠  
卒子拯襲字元濟至天德二年立國子監定襲封衍聖公俸格  
加于常品授文林郎久之加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字元  
會大定二十年世宗召至京師欲與以官尚書省奏若加任使  
恐守奉有關上乃授文林郎知曲阜縣以主先聖祀事二十三  
年二月戊申命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宣聖文宣王廟明  
昌元年總卒子元措襲字夢得亦授文林郎三年四月詔定春  
秋釋奠宣聖廟祝詞稱皇帝謹遣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  
并執事與享者並法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改登歌用太

常樂工其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中奉大夫永  
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官六  
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世襲貞祐  
三年山東寇盜縱橫宣宗恐聖人之後懼害召爲太常博士哀  
宗天興元年八月丁巳釋奠孔子元取元措家口以歸後終明  
昌三年尚書省又奏學士党懷英薦孔聖四十八代孫端甫年  
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與同薦濟南府魏汝翼  
有文章德誼苦學三十餘年四舉終場蔚州劉震亨學行俱優  
皆充舉首益都府王樞博學善書事親至孝時賜端甫汝翼進  
士及第震亨樞同進士出身並附王澤榜除端甫將仕郎小學  
教授尋以年老命食主簿半俸奉祀致仕明昌五年十月戊寅  
方議建諸處孔子廟上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

儒者最爲滅裂平章守貞等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  
久處寺觀上曰不然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利在莊嚴閑侈起人  
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六年四月新增修曲阜廟成勅党懷  
英換碑文上親行釋奠之禮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  
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泰和四年二  
月癸丑詔州郡無宜聖廟學者增補其生徒少者罷教授止以  
本州府文資官提控之上又加意德行尚書省奏提刑司舉  
河中府貢士胡光謙年八十三德行才能尚可任用勅召赴闕  
命學士院試雜文稱旨特賜進士及第授將仕郎爲太常寺奉  
禮涿州貢士劉器博傅州貢士張安行賜同進士出身及有司  
奏德行材能之士安州崔秉仁兗州翟駒錦州齊文乙大名孫  
可久陳信仁應州董戩並同進士出身中都路都轉運使王

寂薦三舉終場人蔡州文商經明行修足備顧問前河北西路  
轉運使李揚薦慶陽府進士李獎純德博學邠曲譽之絳州李  
天祺應州康晉侯屢赴廷試皆有才德上令召文商以爲國子  
教授遷登仕郎給獎主簿半俸終身餘皆賜同進士出身 又  
從諸路奏涿州時琦雲中劉摯鄭州李升恩州傅礪濟南趙輦  
興中田魁等六人德行才能並賜同進士出身 齊河縣民張  
涓濟陽縣民王琛河州民李筠急義好施詔復之終身仍著于  
令河州定羌民張顯孝友力田焚券已責又獻粟千石以賑饑  
棣州民榮楫賑米七百石錢三百貫冬月散柴薪三十束皆別  
無希覲特各補兩宮仍正班序

金初衛州汲縣人陳顏世業農父光朱季擢應武舉調壽陽尉  
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因扶疾北歸

又爲家奴謀良不可誣與賊通繫獄拷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  
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白其狀帥曰  
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門閭同時西北路  
朱葛斜斯渾猛安人溫廸罕幹魯補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  
肉盛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世宗卽位留意教化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上御垂拱殿誠皇  
太子及親王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弟人而能此無不蒙天之祐  
汝等宜盡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  
以至相違且妻者外屬可比兄弟至親乎若妻言是聽而兄弟  
相遠其非理也汝等以朕言當銘于心時有劉政者洛州人  
性篤孝母老喪明每以舌舐逾旬忽能視物人皆異之有疾晝  
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啖之者再母死復負土起墳鄉鄰欲佐

其勞謝而不敢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葬畢廬墓三年  
防禦使以聞特除爲太子掌飲丞 大定二十一年正月甲子  
如春水丙子次永清縣聞有契丹人移刺余里也隸虞王猛安  
下有一妻一妾妻生子六妾生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  
守之妾子皆知崇奉嫡母亦更宿焉三歲如一時因獵過其家  
賜錢五百貫令縣官堆積于市招示縣民以爲孝子之勸

章宗卽位宰臣因奏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道缺乞正風俗此  
來官吏多責近効以幹辦爲上不能奉宣教化其有秉心寬厚  
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在官吏有  
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上因問宰  
臣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對曰先朝劉政者  
嘗官之然多淳質不及于事上曰豈必盡然凡稱孝義素行已



備稍有可錄卽當用之後雖有希覲作僞者猶不失爲善可檢  
勘前後所申具名以聞 明昌三年因舉寧海州文登縣人王  
震嘗肆舉子業母患風疾刲股愈之母沒哀泣過禮目乃生髯  
服除不療而愈以爲孝感特詔赴闕并試其文賜同進士出身  
詔尚書省擬注教授一等職任 又棣州孝子劉瑜家貧母喪  
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與錦州劉慶祐各賜粟帛旌表  
門閭復其終身 又貴德州孝子翟吳遂州節婦張氏與雲內  
孝子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詔  
各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安貧自守有姑適大族棗氏遭貞祐亂夫  
及子皆死于難遺以白金五十笏其後姑得棗氏疎族立以爲  
後挈之來省可乃置酒會鄉鄰語姑曰往時遺金因棗氏無子

故暫受之。今有子矣。此金藥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  
妻子昇金歸姑。遠近聞者咸稱重。不已。未幾元兵駐山陽。訪知  
可名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生。不然則死。親舊競勸之。往  
否。則何由得子。可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死生皆有命焉。豈  
以是故。併平生所守亡之。子竟不得歸。終以無後。

阿鄰妻沙里質者。銀木可之妹。天輔六年。阿鄰從軍黃龍府。叛  
卒攻鈔旁近部族。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男女五百。樹營柵爲  
保守計。以氈爲甲。以裝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遇賊千餘來  
攻。沙里質親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  
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藥師爲謀克。王氏義豐縣令李寶信  
之妻。平州張覺叛。王氏陷賊中。賊逼之不從。大罵賊。怒遂支解  
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雷婦師氏。同州人。夫亡。孝養舅。

姑有病刲臂肉飼之卽愈久而皆歿兄師遠與夫姪規其財產  
僞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自投  
縣署井中而死明昌三年詔有司祭其墓賜諡曰節 康住住  
鄆州人因夫早亡父取歸家服闋許嚴沂爲妻康氏誓死弗聽  
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  
亡父強許邑人姚一爲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  
二氏俱詔有司致祭其墓 萊州掖縣司吏相琪妻欒氏貞祐  
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夫妻子俱被執賊見欒有姿色悅之  
殺琪及子誘使從之欒奮起以頭觸賊罵曰我豈爲犬彘所汙  
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阿魯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  
從父上京元帥蒲鮮萬奴反行省太平執以應之承充語其二

子女初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  
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爲後嗣二子乃冒險南走  
自拔歸京阿魯貞獨募兵邀衆修城備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  
使人招之不從又使承充射書入城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奴  
怒急攻之乃更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  
十餘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獲賊將一人詔封郡夫人蒲  
帶視功遷賞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帥納申之女完顏長樂繼室前出妻柴氏  
生一子撫育如已出哀宗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  
行婦曰無他言惟夫人慎之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爲念  
妾必不貽君辱也及聞崔立之變卽以金帛散家人婢僕付之  
幼子親具衣棺祭物與相訣曰崔立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

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  
時年二十七

完顏忙哥五朶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與完顏猪兒系皆出  
蕭王後裔忙哥從叔父益都節度秦州兵馬元兵攻之適有疾  
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面卒以無害益都死兵亦隨退以  
城守功授忙哥世襲謀克收充奉御及崔立變忙哥義不受辱  
與妻溫特罕氏訣妻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君死乎其婢  
亦曰主母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猪兒爲  
南面元帥天興二年正月從哀宗戰死黃陵岡其妻尹氏聞夫  
死隨聚家資焚之亦自縊年三十一哀宗痛悼贈夫官無子以  
弟長住補護衛封尹氏金源郡夫人

蘇嗣之初名宗之避諱改徽五世孫故祖東坡相濟叔黨俱葬

鄰城之小峨嵋山世皆居許昌嗣之幼喪父母白氏年三十餘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微聞兄嫂竊議改醮白氏泣曰我聞世祖在宋文章節義有名乃欲使我失身乎牽車徑歸自是非有大故輒不往來嘗于宅東北爲祭室請兩先生像壁間圖黃州龍川故事香火嚴潔躬自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教子成立爲汴京廂官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白氏拜辭像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卽自縊于旁室年七十餘家人并屋焚之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

載記

金

逸民方技

王去非

趙質

薛繼先

子純孝

高仲振

張潛王汝梅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

子亢

杜時昇

李懋

胡德新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隱居教授不求榮祿督妻孥耕織以給  
伏臘束修有餘分惠他人弟子班忱貧不能謀贍其朝夕一女  
及笄爲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  
非家蠶室輒壞之使喪南出遂得葬焉鄉人化其德大定二十  
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應舉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  
明昌間章宗春蒐過其地聞絃誦聲駕臨齋舍見壁間題詩諷  
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授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  
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  
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又因提刑司舉薦河南人逸民游

總賜同進士出身以年老不樂仕進授登仕郎給正八品半祿終身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陽西山課童子書事母盡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客見者輒不知其爲漫卿以爲方叔或詐爲父書就取物輒與之鄉人石玠爲御史行部過曼卿不肯見親鄰皆勸之往謝答曰君但求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盡善舉劾未必盡公一與往來後有所舉劾將謂自我發之善者未必報惡者立受其禍其畏懼皆類此壬辰之亂病沒宜陽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嘗依之以居旣而盡付家業挈妻子入嵩山隱居博極羣書尤深易與皇極經世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民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



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翮然如仙或以爲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  
嘗終日燕坐骨節憂憂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  
語 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方  
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爲張古人後客嵩山從仲振受易  
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妻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  
歌自得不復知其貧也鄰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潛弗取中  
道拾一斧訪其主輒還之里有兄弟爭財者讓曰獨不畏張先  
生知耶其爲人敬服如此天興間挈家避兵少室山不食七日  
孫氏亦投絕澗偕死 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  
簿秩滿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人以法律就學兼授以經  
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  
後不知所終

劉元素字守真河間人白號通玄處士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  
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素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  
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  
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  
宗之者咸守此法至今有名 張從正字子和隴州考城人精  
於醫業貫穿難素之學起疾救死多所取效世傳黃帝岐伯所  
爲書有汗下吐三法各有經絡脈理亦有不當汗不當下不當  
吐者汗與下吐之則死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  
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  
其傳之過也其所著見行于世有六門二法之目

李慶嗣洛人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  
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推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至年八

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傷寒論  
三卷鍼經一卷傳于世 又泰安人紀天錫字齊卿精於醫術  
集註難經五卷有名于世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投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  
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  
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會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  
痛脈緊嘔逆不食方困臥間元素往候完素而壁不顧元素曰  
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爲診脈語所患云云劉曰然初服某藥  
川芎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走太陰陽亡汗不  
能出今脈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劉乃大服如其言遂愈由此  
顯名治病不用古方自爲家法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  
方新病不相能也

馬貴中天德中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  
海陵旨皆受杖黜貴中爲大同府判官久之復入監正隆三年  
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有旨自今凡遇日食皆面  
奏不須頒示內外及伐宋海陵問欲自將天道何如對曰去年  
十月甲戌癸亥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災眚常以十  
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爲  
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或罷無兵或起又問鎮戎軍地  
震大風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  
失其性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  
又問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彗珥戴背何如對曰前年八月二  
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  
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

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  
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  
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目不能無也後果  
被殺所言皆驗大定八年世宗擊毬於常武殿上疏諫曰陛下  
春秋高爲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園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  
皇太子墜馬可以爲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  
豈以承平遠忘之耶皇統嘗罷此事當時皆以爲非朕所親見  
故示天下以習武爾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  
東宮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之罪但  
令扶出後卒

武禎宿州臨渙人精於數學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  
金貞祐問元帥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禮以上客每出師

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曰朝廷若問國祚修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泰不及期亦在修德爾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爲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爲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旣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

于亢性頗倨傲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捫籥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哀宗至蔡州完顏仲德薦其術召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有星變於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軸蓋除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野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之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軍苦戰於西垣前後

有日矣城壁傾頽內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年也聞者悚然奪氣上惟嗟嘆良久不以爲罪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奏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因問解圍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意密喜圍解有日但計糧草無使闕乏至期十日蔡州果破十三日元兵退亢赴水死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可大用因語所親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不久大亂天下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廢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學教人從學者甚衆正大開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獨嘆曰元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

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限阻此土崩之勢也頃之元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我兵敗績于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所料正大末卒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于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懋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爲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往將殺之使者假持酒殺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于葉縣村落中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新曰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以爲



之兵官衆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得甚歡卽命家人具雞酒以待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有所見久不敢對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人中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大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爾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之明年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新亦舉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亂臣一

桓叔

弟散達

烏春

溫敦刺

服酷

弟脉

阿疎

父阿

蕭肄

敬嗣輝

蕭裕

懷忠

完顏秉德

唐括辨

烏帶

妻定哥

大興國

徒單出虎

僕散忽土

徒單貞

孫銘

李老僧

張仲軻

馬欽

李通

高懷貞

梁琬

完顏元宜

桓叔與散達皆國相雅達之子居完顏部邑屯村其稱國相不

知始於何時景祖嘗以幣馬求於雅達以命肅宗桓叔兄弟服

事景祖後與世祖肅宗被酒言語紛爭遂相毆擊唐括后親解

乃止自此肇疊與跋黑相結跋黑者嘗誘跋兄弟欲爲亂者也世祖恐朋合爲亂不得已與之和間數年世祖因往拒烏春兄弟遂偕起兵肅宗拒以偏師時烏春兵在北桓跋兵在南勢張甚世祖戒以可和則和否則決戰至幹魯紺出水而陣已成列肅宗使彭德勃董議和桓跋恃烏春助不許益德來報敵欲戰肅宗惑之從武人請戰地迫近村墟宜稍退寬地誘之軍少却未及成列敵輒來乘肅宗遂敗桓跋乘勝大肆鈔畧世祖聞之瞰其不知引衆經舍狼貼割兩水取二人之家而還未至肅宗之軍又敗世祖至責議失利之狀使歡都治訶助以本部七謀克復遣人議和二人欲得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驪馬皆女直名馬世祖不許遂與不木魯部卜灰蒲察部撤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爲陣鳴鼓作氣有必

勝之心令衆曰今天門開矣悉以輜車自隨悉爾取烏古廼夫婦寶貨財產有不從者俘畧而去時波多吐水裴滿部幹不勃董附于世祖桓赧縱火焚之幹不死世祖厚撫其家既定桓赧以舊地還之於是蒲察部沙祗勃董胡補荅勃董使阿喜問道皆來告難且問吾屬何以待之世祖覆曰事已至此不及謀矣惟詭從以自全戰則以旗幟自別耳桓赧至北隘旬世祖將出兵間坂黑已死於愛妾之父家乃沿安木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术烈速勃董之衆而後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棄旗提劒身爲軍鋒盡銳與搏桓赧以步軍千盾進世祖之衆拔長槍刺之步軍大敗已而騎兵亦敗世祖止軍勿追盡獲所棄車馬馬牛軍寶頒於將士各以功爲差未幾桓赧散達悉以其屬降於世祖而卜灰猶保撒阿辣村撒骨出據阿魯絳山村縱兵俘

略隣近村堡世祖遣人議和撒骨山設言荅曰我本欲和壯士  
巴的懣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美衣肥羊不可復得是以不  
敢從命已而道傍人射之中口而死卜灰之屬石魯其母嫁馳  
滿部達魯罕勃堇爲妾而已復通於卜灰之妾常懼得罪達魯  
罕又與族兄抹腮引勃堇俱事世祖世祖欲問石魯於卜灰謂  
達魯罕曰汝之事我牽於石魯一彼一此固不如抹腮引之堅  
固也達魯罕乃使石魯殺卜灰而降久之石魯醉酒佯爭達魯  
罕又殺之

烏春阿跋斯水溫都部人以鍛鐵爲業因歲歉策杖負檐與其  
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旣而知其果敢善斷命爲  
溫都部長遣其甥完顏族人盆德送歸及世祖襲位頗懷戚心  
又虐用其衆部人來訴世祖使人讓曰吾父信任汝任以部長

今人告汝暴殺無罪聽訟不平自今勿得復爲此等事烏春不聽反怒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爲長未久預汝何事遂結跋黑以爲肘腋內外謀變屢欲發兵以世祖待之厚無能爲端適同類鐵工加古部烏不屯以被甲九千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讓曰甲吾甲也來流水以南疋古數水以北皆吾所部爾何得輒取其亟以歸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之直爾何得言烏春意沮詭言必欲和解當使跋黑之子斜葛及斡勒來世祖度非真和不欲遣謂斡勒曰斜葛無害彼且執汝宜辭疾勿往衆固請之及見烏春果厚禮斜葛而執斡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死世祖乃與其甲斡勒得歸烏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烏春舉兵由斜葛嶺涉活論來流水方止舍時十月中大雨黑晝夜不止冰斷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久之孟乃亦有他志徙居吐窟村

與烏春結約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村以待命肅宗自上風  
擊之烏春大敗獲盃乃以獻于遼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後世  
祖與臘醅麻產戰烏春助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世祖擒臘醅  
獻于遼并言烏春助兵之狀仍以不修廐道罪之遼主使人問  
狀烏春懼譟言姑里甸民所管不及未嘗爲助世祖自將過烏  
紀嶺至窩謀海村胡論加古部勝昆勃董居烏延部與烏春近  
欲以自蔽使郭赧請分一軍以伐烏春世祖使斜列躍盤以支  
軍道其所居而自將大軍與歡都合至阿不塞水嶺東諸部皆  
會時烏春前死窩謀罕聞知訴於遼遣使者與和解世祖軍至  
請歸所納亡人緩師世祖弛備使烏林荅故德黑勃董往受窩  
謀罕乘懈以三百騎來攻世祖敗之遼使惡其無信不爲主和  
乃進軍圍之斜列至斜寸水用郭赧計取烏春軍二十二人益

以十軍來助窩謀罕自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貨產分  
資軍中以功爲次諸部皆安輯焉穆宗嘉邨轍功以斜列女守  
寧妻其子胡里罕 烏春之後爲溫敦氏裔孫曰蒲刺始居長  
白山阿不辛河徙隘州移里閔河蒲刺初從希君征伐攝猛安  
謀克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殺二十餘人擢修武校尉天德  
初充護衛超宿直將軍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海陵賞以玉  
鞍銜令往曷懶路邏可充護衛者使還稱皆遷耶盧沱羣牧使  
改遼州刺史伐宋召爲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  
遇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士十餘人時蒲汝兩州百姓  
多逃去爲招集之使復其業改莫州刺史征爲太子左衛率府  
率再遷隴州防禦使歷鎮西胡里改顯德軍節度使致仕卒  
臘醅與麻產兄弟七人居活刺渾水訶隣鄉紇石烈部素有名



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窩謀罕等爲難，兄弟乘機結附溫水之民，寔不可制。其同里有避之者，徙於苾罕村。野居女直中臘酷怒，將攻之。乃約烏古論部騷臘勃董富者撻懶、胡什滿、勃董而海羅幹苗火三勃董，使人告野居女直爲備。臘酷等敗歸，復由南路往襲勝之俘，略甚衆。海羅幹苗火胡什滿畏臘酷求援于世祖，命斜列以輕兵邀擊于屯睦吐村，敗臘酷等，盡還所俘。世祖又因其驅掠來流水牧馬，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妬骨魯津倍道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臘酷于野鵠水，日已曛。世祖因其兵衆，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菴吐渾津度江，遇敵于蒲蘆，買水矢著于弓，箛並引還。臘酷麻產使其徒舊賊禿罕及駝朶剽取戶魯不潔牧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匹，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

祖自將伐之。賊醢等僞降。還軍復求助于烏春。據暮稜水。保固險阻。遂爲世祖所擒。時麻達遁免。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者。陶溫水民復爲之助。肅宗招之不聽。乃使康宗伐之。是歲。混同江大溢。水與岸齊。康宗自阿隣岡乘舟。至於帥水舍。舟而進。岡麻達突圍復去。令太祖與劾魯古連追至直屋鎧水。得遺甲於路前。至大澤。麻達棄馬入葎葦。歡都射中其首。擒而殺之。

阿疎星顯水紇石烈部人。父阿海勃董當景祖時。世祖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于雙宜大澤。獻黃金五十斗。世祖喻以烏春本微賤。忘吾父撫有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亡。吾與汝等三十部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若吾大數將終。汝等當念我竭力匡輔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阿海

與衆跪而泣曰太師勿爲此言若有不諱衆人頓誰以生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昭肅皇后憐愛阿疎自其父時常以事來必留月餘遣歸及爲勃堇嘗與徒單部詐都爭長肅宗治之乃長阿疎穆宗時問阿疎有異志名賜鞍馬深加撫諭阿疎謀益甚復召之不來與同部毛睹祿勃堇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略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疎城辰巳間忽暴雨晦雷電阿疎所居有火光聲如雷墜城中識者以謂破亡之徵阿疎與其弟狄故保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勃者勃堇守阿疎城而還阿疎在遼不敢歸毛睹祿乃降遼使復來穆宗以計却之破其城及其部衆阿疎不能歸與族弟銀朮可辭里罕陰結南江居人渾都僕速欲與俱亡高麗事覺太祖使夾古撒喝捕之已先爲遼戍所獲僕息亡去取其妻子而還後二

年阿疎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曷懶何人畏穆宗執而送之阿疎遂終于遼

蕭肄本義人天生。愼惡。有寵於熙宗。復謂事悼后累官祕書監至參知政事。與海陵同居。相列嘗以無罪。陷人於死。會因天變。上欲下詔罪已。命學士張鈞視草。謂當深自貶損。中有催德弗類。上千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朕則入事弗曉。眇乃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帝乃大怒。命衛士搜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手劒釐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惡情恩倖倨傲。海陵與之有怨。及篡立即欲殺之。恐人疑亟報仇。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始召詰以張鈞何罪。賞爾何功。肄不能對。除名放歸。禁錮而死。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調懷安丞遷弘政令  
補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悅其才辨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  
部侍郎頗自銜耀釣衆人之譽遇宗廟祫祭宗廟行太常事正  
隆中拜參知政事務以阿順取容會伐宋留于南京治尚書省  
事世宗卽位惡其巧佞降爲通議大夫放歸田里無何又推練  
習朝議應對閒雅復起爲丹州刺史戒以卿性明達今當竭力  
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無赦俄丁母憂起復左宣  
徽使覘上頗好道術奏尚食官毋於禁中輒殺羊豕朔望上七  
日有司毋奏刑名久之有勝匿名書于通衢上稱海陵舊臣不  
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世宗知嗣暉爲人所媒孽不問後  
復拜參知政事大定十年有事南郊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事  
禮成卒

蕭裕本名遙折與懷忠王皆奚人裕素傾險巧詐敢決大事初以猛安居中京與海陵獵于途你山次鐸瓦爾天而拜語以余幼時習射至一門下然視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橫加門脊上朕之果然及爲中京留守又大獵于其地圖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爲公相獲一而已甫合連獲三鹿又視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果獲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與相結告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遂與謀議除裕兵部侍郎歷南北二京留守同知海陵道過北京與裕定約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爲我結諸猛安以應我旣行篡立拜裕祕書監時深忌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教其門客蕭玉上變因構致太傅宗本乘德等

反狀并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賞功拜裕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王爲禮部尚書各賜錢二十萬馬牛各四百頭匹羊四千口再閱月拜裕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至右丞相兼中書令專倚信之成福出已勢傾朝廷他相仰成而已素與高藥師善嘗告以海陵密語爲所奏謂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惟加戒諭不以爲罪益專擅自用言者不已遂積前疑出裕弟左副點檢祚爲益都尹妹夫左衛大將軍闕离刺爲寧昌軍節度使而使弟充領三省事頗防閑之因懷憂隙裕遂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博州同知遷設女夫遇刺補謀立亡遼祿王延禧之孫使親信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依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其黨前中丞蕭招折往懷忠問招折與謀者復有何人荅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

是懷忠舊與朗有隙又疑招折嘗上撻懶變事懼其反覆因執招折收用繫獄遣使上變會筆硯令史白荅亦奏遣設書使助裕以取富貴海陵初不信謂白荅誣構命殺之方執出宣華門遇點檢徒單貞得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因止不殺使宰相追問裕卽伏猶甚驚愕及引見親訊不復隱諱因問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唐括辭及臣約同生死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今臣死亦晚矣海陵哭送出門殺之并誅遙設及馮家奴馮妻豫王女與子殺皆遇害遣護衛葛往誅則及招折趙刺補白縊死屯納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初不知留之三日併殺之賞上變功以白荅爲牌印高藥師修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及遷懷忠樞密副使累西南二京留守封王契丹撤八反復以爲西京留守西



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僕散思恭留守蕭曠右衛將軍蕭禿剌  
護衛十人長幹盧補往討之禿剌戰無功大軍追撤八不及終  
積前疑恐其合勢曠又不能制其下殺降人取其婦女遣使卽  
軍中殺曠與懷忠皆族滅之幹盧補禿剌但誅之而已大定三  
年追復四人官爵曠弟安州刺史曠求襲謀克不許付以曠之  
家產玉數月亦拜參知政事母憂起復俄授猛安子尚公主賜  
第一區分卽宗本家貲又進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至右丞相  
封陳國公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政事五年兼御史大夫使  
參政李通諭旨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  
細務非所責也繼判大典尹駕至南京轉左丞相進封吳國公  
會將伐宋玉諫不可諭以朕視宋國猶掌握間何爲不可玉曰  
天以長淮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昔符堅百萬可爲盛成海陵

怒叱之使出將斷其舌釘而磔之思其有功猶復隱忍祇用決杖云痛爾體如在朕躬仍留治省事世宗卽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因思海陵先意殺宗本諸人然後用玉質成其事豈得專罪起爲孟州防禦諭朕今不罪汝等當思前過悉心圖報勿謂嘗居要地以今爲不足旣乃轉定海軍節度使至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掃喝互訟不公事各削官解職卒子德用棄置不敘

完顏秉德本名乙辛初爲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母憂起復爲兵部尚書皇統七年拜參知政事八年平章政事九年爲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時熙宗在位久繼嗣未立無聊不平屢殺宗室箠辱大臣因是懷忿首謀廢立秉德位在海陵上而意不欲屬之不得已拜稱萬歲旣立仍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

帥封肅王及諸同黨並賜鐵券與錢二十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而每以秉德不卽勸進爲銜烏帶譖之山領行臺尚書省事上欲除之烏帶因誣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笑而受之相別時招刑部侍郎漫獨謂曆數有歸前所說那公事頗記憶否荅以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其妻又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遜乃遣使就行臺殺之并殺其弟特里乚里諸子孫皆死宗翰之後遂絕世宗卽位追復官爵贈儀同三司大定六年上憫宗翰無後詔還猛安謀克於撒改曾孫益買遣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

唐括辯本名翰骨剌彰德軍節度使重國之子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累官都點檢參知政事尚書左丞會寧牧爲

人強忍果敢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密謀既定十二月九日代  
主爲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待  
典國山宮辯因設饌衆皆惟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至夜辯  
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海陵旣立拜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封  
王賜資一同明年進左丞相遷重國刑部尚書東平尹海陵心  
知其忤忍畏忌之嘗與觀太祖畫像因眼與辯相似海陵色動  
指以示辯辯色亦動益忌之與蕭裕謀并致辯罪預宗本謀反  
卽殺之奪其父宜正隆二年起重國沂州防禦使大定初改清  
州與徒單拔改俱以政跡著開歷安國彰化橫海三軍節度使  
卒

烏帶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累官大理卿妻唐括氏名定哥有  
容色而性淫洩舊與海陵私通又私其家奴四乞兒秉德嘗對

熙宗指斥其事銜怒未發既預逆謀以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  
賜錢絹馬牛羊鐵券並如其黨時多忌諱一日海陵有疾不視  
朝烏帶誣奏秉德言設有不諱誰當繼者臣對曰自有皇子秉  
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信之卽出秉德  
旋殺之進烏帶右丞相素與宗本有親因其告變獨得免禍仍  
盡賜秉德千戶謀克及其子婦家產加司空右丞相兼侍中居  
數月將早朝忽遇陰晦天將雨意或免朝輒先趨出百官皆隨  
之已而海陵御殿知羣臣已散遂惡之出爲崇義軍節度使在  
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其婢  
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自古天子  
多立兩后定哥能殺夫以從我卽立之貴哥歸具述其言定哥  
驚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成立豈忍爲此海陵聞之使

謂定哥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以子烏荅補爲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卽召烏荅補爲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乃因醉酒縊殺烏帶卽納定哥官中爲娘子貞元元年冊封貴妃大愛幸之每同輦遊瑤池諸妃皆步從其後嬖寵愈多亦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見海陵與他妃同輦過樓下望見詛罵號呼求去海陵陽爲不聞而去其故奴閤乞兒嘗遺以衣服及是以乞兒舊人給事位下與比丘尼三人出入官中因使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我謂妃今日富貴遽忘我耶設計先令侍兒盛褻衣大篋中遣載入官闈者開索見皆褻衣悔懼從而詰責闈者曰此天子妃親體之衣何得翫視必以奏聞闈者惶恐萬死不敢徐乃盛乞兒入官與懽合盡情十餘日使服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知之以告海陵

賜定哥自盡殺乞兒及比丘尼三人封貴哥華國夫人葛溫葛  
魯以殺烏帶功擢爲護衛累官常安襲城二縣令大定初始除  
名烏荅補襲猛安謀克終同知大興尹子烏也阿補充筆硯祇  
候改名塘

大興國事熙宗爲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  
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卽以  
付之聽其出入以爲常海陵將行大事意先得興國迺伺間  
入宮預使李老僧結之召至卧內解衣與俱意有所屬者興國  
固辭不敢曰卽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淫酗殺戮無辜  
我深以爲憂奈何興國曰是因可慮海陵又曰朝臣旦夕危懼  
皆不自保向汝因我被杖我亦見疑嘗言會須殺君與我寧坐  
待死何如舉大事乎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約於十二月

九夜起事與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先於御榻上取所  
常佩寶刀投榻下乙夜熙宗聞亂求佩刀不得遂遇弑拜爲廣  
寧尹階金紫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  
券如其黨再賜錢千萬黃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馳車一  
乘橐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及玉勒鞍轡天德四年改  
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兩軍改河間尹兄邦  
傑亦進爲京兆判官世宗卽位盡奪所賜廢于家併罷其子弟  
與所贈父官及降海陵庶人遂礫于思陵之側

徒單阿里山虎會寧葛馬合窩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時有  
戰功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招討忠順興平二軍節度使入爲  
勸農使工部尚書累河間臨洮濟南三尹卒出虎初領謀克曷  
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爲兵部侍郎歷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



與宗幹世爲姻家九年授護衛十人長海陵逆謀託爲內應許以女妻其子出虎素凶暴聞之喜甚尚嫌其晚謂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是夜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卽位拜右副點檢賜物一如其黨子木斯剌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刺阿猛安領親管謀克家艱起復爲太原尹封王自恃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復以鼎所占問張王乞謂常有天命出虎大喜爲鼎上變告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焚屍投骨水中

僕散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起身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爲宿

衛十人長海陵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爲內應語之曰我  
有一言久欲告君恐泄於人未敢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  
所賜苟有補於國死不敢辭因言主上失道吾將行大事必得  
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是夜同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  
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已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  
而入既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  
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前呼萬歲卽位以爲左副點檢賜錢絹  
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改名思恭爲會寧牧加太子少師工部  
尚書封王家艱起復任樞密副使拜樞密使至右丞相加太尉  
遷汴賜第一區隣寧德宮時入見徒單太后及契丹撒八反與  
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太后與語海陵聞而惡之連戰無  
功糧運不繼退軍臨潢時所將精兵一萬三千城軍雖多皆脅

從之人以羶紙爲甲其勢易與而懼怯遲延迫之不及師還遣  
師恭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并其家皆族之大  
定初復官爵後以預弑復削官封其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  
將軍阿里徒等皆奪職

徒單貞本名特思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授臨潢府路昏斯魯  
世襲猛安父婆盧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貞娶  
遼王宗幹女因海陵同母妹少與狎昵保褻不顧及俱弑熙宗  
以爲左衛將軍封妻平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  
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瀋王居二年海陵召坊之曰汝自幼  
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乃怠忽縱有罪樹私恩煩人富貴  
而驕皆死徵也若更不制其心將無所不至朕念弟襲及公主  
於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卽日解點檢職爲大興尹復

戒之曰。今而復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歸田。逾月。復爲都點檢。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太宗正事會將伐。宋禁朝官飲酒。犯者處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貞與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益都尹京安武節度。與金吾將軍阿連。飲以告海陵。名詰以戒。事方殷。卿等知所禁乎。四人伏地請死。數以卿等近屬。若因飲酒殺之。太重。昔魏武帝軍行。下令犯麥者死。旣而所乘馬入麥中。欲以示信。乃割髮自刑。於是杖貞七十三人。各一百。降貞安武軍節度使。俄拜御史大夫。伐宋爲左監軍。至揚州。師還。馳見世宗于中都。詔諭卿雖廢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爲虐。除爲太原尹。改咸平。貞在職貪汙不法。累賊鉅萬。徒真定尹。事覺。使大理卿李昌圖鞫之。貞引伏還。奏土問。停其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圖罪。復遣刑部尚書移刺道往。

問徵其賊有司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  
還主賊後皆準此例再降博州防禦使降其妻清平縣主項之  
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勅之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  
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又轉河中尹進封其妻  
任國公主賜黃金重綵擊毬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  
矢公主錢萬貫及海陵貶爲庶人降貞妻永平縣主削貞儀同  
三司降特進奪猛安再徙臨潢尹大定二十二年十一月詔誅  
貞及妻并二子宥其諸孫章宗卽位尊母皇太子妃爲皇太后  
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妻梁國夫人祖抄司空魯國公婆盧火  
司徒齊國公子隄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國上將軍特進涇國  
公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謚莊簡妻進封梁國公主孫  
銘字國本顯宗賜名重泰性重默寡言粗通經史事母盡孝大

定未充奉御章宗卽位特勅襲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醞署直長累遷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與大理評事孫人鑑爲採訪使覆按提刑司事歷右與左衛將軍山爲永定軍節度使移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陞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會荐饑乞大山交鈔以賑崇慶初移知真定府充河北東西大名路宣撫使徙單南平被殺亦欲執之兄鑑說以河北人心易搖鎬王家在威州車駕道由真定銘苟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胡沙虎從之貞祐初拜尚書右丞出爲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赴二年卒

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親姻相厚嘗屬諸海陵以爲省令史輾轉相結遂成弑逆拜爲廣寧尹同知減半賜以錢

絹馬牛并羊久之海陵惡韓王亨三罪已伏其一殺之獄中意猶不滿因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語之曰老僧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降爲易州刺史復起爲大興尹同知世宗以前構殺韓王亨故疎斥之遂與可喜謀反伏誅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以俳優爲業善傳奇小說雜以詆訾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及封岐王使爲書表卽位與大氏家奴王之彰俱授祕書郎畜以弄臣嘗對二人與妃嬪褒貶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令僕形以觀之彰肉其骨珠海陵親視不以爲衰俄與兵部侍郎完顏普連大典少尹李惇皆以賊敗時上爵賞大濫伶人千慶兒官五品唐括辯家奴和尚皆置宿衛有僥倖至三品者仲軻益得倖因見宋賀登位使余康弼還日附賜宋帝王帶乃徽宗所御諭以此帶卿父常服今以爲

賜食卻却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既退奏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上曰江南之地卽日當爲我有此猶置之外府耳由是知上有南伐之意毋先達其意導之俄遷祕書丞因乘間言營建燕京宮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園材木此不可用游陵意忤軻受請託免官未幾復用爲少監正隆二年拜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令食俸不得言事復以馬欽嘗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自貴德縣令召入爲右補闕并武庫直長習失皆見信用三年召入便殿賜坐與論漢書語之曰昔漢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幅員萬里可謂大矣對曰本朝疆土雖大乃有四主南則宋東則高麗西則夏若能混一乃爲大耳因問彼且何罪而伐之對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無罪游陵喜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對曰雖出不過淮上而已游陵曰不然江



南聞我舉兵必遠京蠻越耳欽與仲軻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  
嘗帥兵征之皆知彼處道路走將安往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  
乎對曰受恩日久臣雖懦弱死亦何避旣而曰朕舉兵伐宋然  
後討平高麗夏國方圖論功遷秩四年三月冬至前一日海陵  
忽夢仲軻求酒飲旣覺聞其死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馬  
欽幼名韓哥爲人輕脫不識大體其視海陵如僚友然每名見  
與語旣出輒以語人上與我論某事將行之矣累遷國子司業  
伐宋至和州因蒲盧渾言舟小不可濟欽上前對曰臣得棹亦  
可渡也卽與習失及宿直將軍溫都奧刺皆從戰亡一猛安并  
軍士百餘人世宗卽位惡欽巧佞命除名

李通海陵時以便辟側媚得幸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  
謁賄賂輻輳其門凡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通及戶部尚書許

憲爲之先容右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其女直昇丹之仕進者必  
賴刑部尚書烏帶餐魯樞密遙設爲之先容左司員外郎阿里  
骨列任其事俄拜參知政事窺知海陵恃其累世疆盛欲伐宋  
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毋與近習羣小盛  
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以逢迎其意海陵信其言任通爲謀主  
遣使分往上京述頻胡里改曷懶蒲與等路泰州咸平府東京  
婆速忒蘇臨潢西南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真定益都東平大  
名等府并西京路籍丁壯爲軍使益都京尹等三十一人押諸  
路戎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候軍至分給詔通典領其分給之  
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拜爲尚書左丞令副高景山王  
全爲賜宋帝生辰使諭以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  
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親詰之且索漢與淮

南之地如不從卽厲聲詆責彼必不敢害汝惟欲激怒彼國以爲南伐之名全至一如其言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宋復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辭之境上時大括天下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其舊籍民馬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不絕死者狼藉于道官吏亡失多者懼罪多至自殺所過調發牽馬夫役蹂踐民田又詔河南州縣所至糧以備大軍不得他用有司奏羸馬無可給通言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未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民不堪命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以護衛頑犀爲定武軍尚賢爲武安軍蒲甲爲昭義軍皆節度副使給以銀牌就督責之以通爲左領軍副大都督實專其事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

無以僮僕從行。聞者莫不嗟怨。先所造戰船。因梁山濬水澗。不  
得進。又命通更造。督責苛急。日夜不得休。壞城中民居。以爲材。  
煮死人膏。爲油。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又過於狹小。不  
能濟大江。海陵召諸將謀。欲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  
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  
計。今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且燕北諸軍。近遼陽  
者。恐有異志。宜先歛渡江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  
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至揚州。使符寶郎律沒蒼護。  
神果扼軍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令  
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  
宋將王權亦縱所獲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取以奏。海陵  
大怒。亟欲渡江。馳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立刃剗之。命通

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軍士亦危懼復遣迎鴉鵲船及糧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帝遂遇弒督府罪通等贊成其事併其姻戚監軍徒軍永年副統制郭安國等皆殺之人心始快。

高懷貞爲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素與狎昵至忘尊卑勢分使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其一國家大事皆自出二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三得天下絕色而妻之時蓄不臣之心已久小人佞夫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給言夢公與今上擊毬公乘馬衝過之上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及篡立擢懷貞修起居注累遷禮部侍郎贈故父濱州刺史中奉大夫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與許霖等六人皆放歸田里五年仍俱起懷貞

復爲定國軍節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姦佞貪私物論  
鄙之朕念沒身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情得不悛必不貸汝矣  
梁琬本大吳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性便佞善迎合  
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  
道爲內藏庫使同領者衛愈梁安仁海陵因諭之曰人言宦者  
不可用朕以爲不然此中豈無人乎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  
竟立大功卿等宜悉此意矧今帑藏之物雖出民力惟糾察姦  
弊犯者必罰無隱庶稱朕意自此琬始與政事委任尤甚累官  
近侍局使數使往視營建南京宮室工役時一殿之費不可勝  
計琬或言其未善卽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  
禮知海陵欲得天下絕色極言宋劉貴妃雖蜀之花蕊吳之西  
施所不能及必乘此機一舉兩得海陵大喜伐宋將行命高師

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妃用之然實與宋通謀勸海陵南伐徵天下兵以疲敝之駕至和州聞其交通有跡傳泄事情怒曰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又見所信任校書郎田與信面目可疑必與同謀皆命執於軍中遇弑之日並爲亂軍所殺

完顏元宜俗名阿列一名移特輦本姓耶律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父愼思來降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亟移書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以今姓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初元護衛累遷甌里木郡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歷順義昭義二軍節度兼勸農使伐宋領神武軍都總管益以大名路騎兵萬餘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臯力戰却之至和州宋以十萬兵

來拒復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又擊走之黎明追  
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還銀青光祿大夫會增置浙西路都統  
制卽使領之佩金牌賜衣一襲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謀  
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用淮渡皆成擒矣此間除舊  
布新不若共行大事衆軍北還可保無虞時元宜子驍騎副都  
指揮使王祥在別軍密使人召之旣至定約詰旦衛軍番代乘  
此給言有令詰旦咸去馬登舟衆聞皆懼因告以舉事欣然許  
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烏野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  
謀充幹盧保婁薛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初聞以爲宋  
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視局  
副使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起取弓  
輒中箭仆地延合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殺



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祥語以無及。乃止。軍士擄取行營服用皆盡。磐以衣巾裹尸焚之。及慶山皆死。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遣使者南京殺太子光英。大軍北還。入見世宗。拜御史大夫。尋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往泰州。路規措計。昇丹事使忠勇校尉李榮招窩斡被殺。詔追贈進四官。昇丹已平還。奏益諸郡牧鎧甲各二十副。給臨潢戍軍馬六百匹。詔從之。既乃罷爲東京留守。賜以襲衣。吐鵬廐馬海東青。鶴未幾致仕卒于家。上聞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此人首弑海陵。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姑聽仍舊。世襲謀克。十八年。札里海。上言弑海陵時。臣亦與黨。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上曰。札里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亦人之所難。遂以充趙王府祗候郎君。元宜子。

習涅阿補爲符寶祗候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七終

弘簡錄

卷二百四十七

三

金鳳臣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亂臣二

移刺窩幹

撒入括里扎入

胥持國

胡沙虎

蒲察合住

抹撚盡忠

蒲察官奴

官者宋珪潘守恒石盡女魯歡

崔立

李琦伯淵賤奴

李順兒

粘葛奴巾

移刺窩幹本契丹部族先從撒入爲亂撒入者初爲招討司譯

史遇海陵代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路丁壯契丹人慮

接近鄰國世爲讐怨老弱倚賴男丁若盡從軍忽值兵來悉被

係累幸使者上聞燥合畏罪不敢言楊葛恐後西北有事因以

憂死燥合復與牌印耶律娜令史沒答涅合督起兵撒入遂鳩

李特補與部衆反殺燥合執娜與涅合議立豫王延禧子孫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前山後諸羣牧皆應之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殺節度使朮甲兀者來應盡奪會寧八猛安牧馬闊沙河千戶十哥等合于撒八咸平府謀克括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招誘富家奴隸得衆二千攻陷韓州及柳河縣進向咸平敗少尹完顏余里野兵因入據之繕器甲出庫物大集其衆勢益張皇權曹家山猛安綽質聚兵千餘扼于夜河誓不得東後兵亦敗括里竟犯濟州會宿直將軍朮魯吳括刺殺兵速頻路相遇信州與猛安烏延查刺兵二千擊敗之括里收餘衆趨西京至常安縣聞空中有聲如擊數千鼓者又見旌旗蔽野時世宗爲留守傳言以十萬兵至遂卽引還亦以其衆合于撒八遇海陵所遣蕭禿剌相持數日退歸臨潢自度後軍必至

勢不可支謀歸大石率衆沿龍駒河西去其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乃僞署窩幹爲六部節度使併有其衆兵官陳家奴殺撤八執老和尚孛特補等窩幹始自爲都元帥以陳家奴爲都監擁衆東還至臨黃府東南新羅寨值世宗遣移剌扎八等招之時已約降旣而扎八等見窩幹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反說曰我之始來謂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若果有大志吾輩亦不復還賊將遂幹者乃前孛特本部族節度使言昔谷神丞相世稱賢能嘗說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正合此語窩幹信之決意不降扎八亦留賊中遂攻臨潢正隆六年衆至五萬十二月己亥僭號稱帝改元天正時白彥敬紇石烈志寧兵皆引歸世宗復遣左都監吾扎忽北京留守同知完顏骨只來援晝夜兼行北至已解圍去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窠

歷兩軍皆陣將戰押軍猛安契丹忽刺叔以所部應賊軍遂敗  
泰州節度使烏里雅與戰復敗僅以數騎脫歸城中震駭賊勢  
愈振遂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力戰斫其衆賊  
乃退走城賴以完大定二年命完顏謀衍率諸軍北征詔有能  
捕獲猛安授三品節度使謀克授四品防禦使庶人及驅奴官  
籍監人授五品刺史將士授特進總管時括里將轉趨懿與宜  
州前安遠大將軍幹里裊猛安七斤庶人阿里葛磨哥等自窩  
幹來降加幹里裊七斤昭武大將軍阿里葛武義將軍磨哥忠  
勇校尉賊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糧運謀衍吾扎忽合完顏福  
壽兵士萬三千分爲兩翼至木虎崖盡委輜重輕騎賞糧襲之  
乂梳羣牧人契丹乂者與其弟孛迭拔刺皆自賊中棄家來降  
時去賊僅八十里乘夜亟發遲明行三十里果與相近整兵少

憊賊知乃還救遇于長梁兩軍皆陣別設伏左翼之側賊騎突出徒單克寧射却之萬戶襲復奮力賊陣動麾軍從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却其一偏別部與大軍聯合賊遂大敗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授乂者武義將軍建州同知孛迭昭信校尉援刺忠瑄校尉後至汝州都巡檢使乂者未之官率孛迭取家賊中復被害窩斡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霽霖河克寧將引而北賊復來衝官軍少却回渡澗北大軍至賊遂引去攻懿州不克殘破川州將遂于山西詔發驍騎軍二千元帥左都監高忠建總之曷懶路軍三千沃州刺史烏古論蒲查押之濟州軍二千邳州刺史烏林荅刺撒押之會寧兵二千祁州刺史宗寧押之右宣徽使亨爲都統吏部郎中完顏達吉爲副統會元帥府討擊詔尙廐局副使蒲察蒲盧渾往懿州戒救將帥就命監

督戢士卒勿縱剽掠用命者疏記以聞朕將約量遷賞無或徇情枉抑并濫署復咸平路總管完顏兀帶舊職執窩斡所親節度使移里董窟城送官又連戰有功遷宣武將軍賜銀五百兩衣二襲起運中都弓箭赴懿州宣諭平章移刺元宜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改命僕散忠義從行完顏宗尹蒲察世傑各賜弓矢佩刀廐馬先時猛安溫廼罕阿魯帶牌印祇候移刺娜起契丹部族兵被執至是挺身來降授阿魯帶濟州押軍萬戶娜同知灤州事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忠義等至軍賊果自花道西走追及于梟嶺西左翼軍先據南岡爲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賊不敢擊右翼軍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賊擊之查刺力戰稍却志寧與夾谷清臣及刺撒鐸刺等合戰賊遂大敗



將涉水去泥濘不得前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  
陷泉皆平餘衆路籍而過或奔竄林莽間復踵擊之俘斬萬計  
窩斡僅與數騎脫去鈔兀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  
車帳甚衆賊遂收合散卒遁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復出寇速  
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詔謀衍烏里雅滿盧渾完顏思敬各  
以所部兵會計猛安蒲速越遣人至帥府約降高忠建敗奚于  
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六營破不降者殺其男子分婦人童稚以  
給諸軍契丹老和尚亦降自度勢窮謀自羊城道西奔夏國大  
軍追益急其衆多亡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九月庚子賊黨稍  
合住與神獨斡執窩斡詣思敬降并獲其母徐輦及妻子子婦  
弟姪盡收爲金銀牌印唐括孛古底獲前故里改節度使什溫  
及其家屬西北路招討使李家奴獲僞樞密使逐斡等三十餘

人復與猛安泥本婆果追僞監軍那也至天成縣降之仍獲僞都元帥醜哥志寧與清臣宗寧速哥等追捕至燕子城盡得其所有善馬餘黨悉平思敬獻俘京師窩斡命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母及妻子皆戮之授稍合住震武軍神獨斡安化軍皆節度同知括里扎八率衆南走宗亨追及之詐稱降順遂信其言不與戰扎八給言括里驚走願追宗亨亦不爲疑輒縱之去益都猛安復欲以所部追之恐分其功不聽二人由是亡去亟奔于宋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峙人章之子由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章宗爲皇太子擢任司倉轉掌飲令曲意承奉因得識之遷祇應司令印信除宮籍副監賜庫錢五十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閏三月遷尙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知政

事賜孫用康榜下進士會河決陽武自請督役遂行尙書省事  
明年進右丞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旣久在太子宮知上好色  
李妃因起微賤得幸陰以祕術干之又多賂遺左右用事之人  
妃亦自嫌門第衰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懇持國出是大爲  
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箠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宰  
相守貞等事皆起於二人當時奸利躁進之士皆趨走阿附其  
門如市四方惡其卑賤庸鄙爲之語曰經童爲相監婢爲妃承  
安三年御史臺劾奏胥門十哲指安豐定海節度同知趙愷張  
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張巖叟尙書省令史傅汝梅  
張翰裴元郭鄂而右司諫張復亨拾遺張嘉貞尤卑佞苟進不  
稱諫職遂俱黜罷補外持國亦以通奉大夫致仕俄起知大名  
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佐樞密使襄治軍於北京翰林修撰路

鐸奏其姦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不惟不允人望亦且難服軍心  
若回目再相必亂天下張萬公亦言其素行不謹如貨酒樂平  
樓一事可知尋卒于軍得諡通敏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徙東平路猛安大定八年  
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遷鷹坊使拱衛直  
指揮使明昌四年遷右副點檢肆倣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踰  
年遷興平軍節度使母憂起復鎮歸德軍改開遠軍兼西南路  
招討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爲簽樞不欲從丞相襲  
北征奏與臣有隙行且殺臣章宗怒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旣而  
赦之出爲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坐奪部軍馬解職  
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有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仍  
許存養馬匹得充司吏譯人著爲令執中意在防閑格詔不下

上以爲煩碎生事。責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方始行之。涿州人魏廷實祖任兒。舊爲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中。編籍正戶。已及三世。文昭孫勅詆廷實爲奴。又妄訴毆詈。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勅不從。鎖禁之。御史臺請移問。反奏不依制命。府未結斷。輒令推移。詔吏戶二侍郎李炳粘割合荅推問。奏稱臺官理直。詔乃切責。改爲武衛軍都指揮使。宣撫僕散揆復除山東兩路統軍使。伐宋升兵馬都統。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衝。詔從之。六年五月。宋兵攻金城。遣巡檢使周奴禦以騎兵三百謀克三合伏卒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擒忠義軍將呂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與宋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遣副統移刺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水陸俱

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還元帥左監軍上聞其縱兵剽掠杖經歷阿里不孫令放還所掠未幾和議成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大安元年授世襲謀克除知太原府兩任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與元兵戰于定安之北麾下兵七千薄暮先遁去衆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荆關杖殺涑水令朝廷皆不問至中都遷右副元帥權尙書左丞自此益無所憚自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媯川擅移屯南口移文尙書省一身不足惜元兵若來三千兵必不能支十二關與建春萬寧宮咸爲可愛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放歸崇慶二年復召至中都預議軍事諫議張行信劾其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

臣以求稱譽。執法行事。枉害平民數事。丞相鎰亦以爲不可用。叅政瑄跪奏其姦惡不聽。因其老臣將復用之。五月詔給留守半俸。行信復諫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旣知之矣。又可復用乎。上亦未以爲然。俄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屯中都城北通玄門外。因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刺謀作亂。時元兵在近。執中止。務覓繼不忙。軍事上使奉職卽軍中責問會執中方。飼鴿怒擲殺之。卽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沒撚謀反。矯詔討之。遣人以好語招南平。姻家福海不知其奸。至卽執之。八月二十五日丁夜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玄通門入。遣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使徒單金壽召南平。惛然不知行至。

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槍刺之墮馬金壽  
上前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刺召沒撚亦殺之命聚薪焚東華門  
立梯登城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孫  
杓年取銀幣賞金壽奪刺及將士并大興府輿謀是夜召聲妓  
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帝出居衛邸丞相徒單益懼其意不  
可測固勸立宣宗執中然之時莊獻太子在中都迎以皇太子  
儀仗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府露階上除  
其黨醜奴德州防禦使奪刺順天軍節度使六斤橫海軍節度  
使同時有兩蒲察  
六斤一在帝記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餘人除拜者數十召禮  
部令史張好禮通令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  
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等三人護衛蒲鮮班底及醜奴等  
十人迎立宣宗使宦者李思忠弑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



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選戍遂皆不守。宣宗卽位拜太師尙書令兼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爲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除子猪糞漢王傅兵部侍郎鎬御史中丞奪刺知真定府金壽知東平府六斤知平陽府醜奴同知河中府權宿直將軍皆遙授賜執中烏古論誼居第儀鸞局給供帳妻王氏賜紫結銀鐸車凡侍朝賜坐卽就不辭宰相奏元遊騎已至高橋上使人問執中對曰計畫已定旣而恚怒讓宰執曰吾爲尙書令不先與議豈得遽奏宰執懼禍與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皆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木虎高琪乘衆怒率所將乂軍入城圍其第執中聞變出鬪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紐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其黨呼於路曰乂軍反矣殺

之者有賞市人從之。弘軍皆恟死者頗衆。上遣近侍撫諭。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定。明日外除特末也。泰寧軍節度使奪刺知濟南府金壽知歸德府六斤知平陽府與醜奴等皆伏誅。遷賞慶山奴惟弼惟康爲近侍局。自此得進用事。

舊史論曰。金九主遇弑者三。惟大興國一人。世宗聲其罪而磔之。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元宜手握親兵。窺利以弑其君。罪可勝誅。世宗僅能不大用而已。至札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未嘗准而反官之。至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又可以爲功乎國之政刑。其亂若此。蓋已亡無日矣。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爲宣宗所信。其子復充護衛。聲勢烜赫。賦

性殘刻乘宣宗喜刑罰往往笞楚朝士至用刀杖決殺人知其  
蠹國而莫敢言官至祕書監權吏部侍郎哀宗立出以爲恒州  
刺史需次近縣當時目爲宣朝三賊卽合住與王阿里蒲察咬  
住其人也元兵入陝西關中震動合住恒欲北走朝命開封羈  
其親屬御史劾議管贖宰相以爲悖理令斬之阿里於興定中  
乘時竟起駙馬僕散阿海之獄京師宣勸七十餘所朝士惴惴  
莫克自保惟獨吉文之在開封府慕明其不反竟不署字爲所  
肆毒遂誅阿海文之亦無所問合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陽潰軍  
變與其家皆被殺

抹撚盡忠本名衆多上京路猛安人大定末登第調高陽朝城  
二簿臨潢提刑司知事察廉遷順義軍節度副使家艱起復翰  
林修撰德昌軍節度同知歷簽北京按察司事滑恩二州刺史

上言凡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禾市尙書省議止  
聽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山  
東按察副使坐虛奏和糴常平粟降虢州刺史改乾州伐宋爲  
右監軍完顏充經歷官泰和八年入爲吏部郎中累遷中都西  
京按察使與留守胡沙虎爭私意不協陰伺其過奏聞後乃代  
爲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銀綵  
絹未幾拜行省尙書右丞貞祐初進左丞三年五月入朝加崇  
進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又進都元帥留守完顏承暉因  
其久在軍中知軍旅事悉以兵事付之已惟總持大綱期於保  
完都城十月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宣宗詔令善撫乂軍盡忠  
不察殺其數人外援不至中都危悉密與腹心完顏師姑謀棄  
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凡在中都妃嬪

聞之皆束裝至通玄門給言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信以爲然  
旣而獨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且語之曰若與諸妃偕行必  
致相累中都遂不守及至南京帝釋不問乃以爲平章政事嘗  
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上以爲然胡  
沙虎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陰乘國政盡忠薦完  
顏素蘭可以充之上言舊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間以文士  
恐或不和盡忠與參政德升奏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旣  
令議論考察中外之政固宜慎選上曰自前二朝慮請謁營私  
擬除不當臺諫不職故用以體察非朕始也近來庶官有外似  
可用而實無才力者有視之若忠孝而內包藏悖逆者如蒲察  
七斤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  
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二人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

水損田禾等覆之皆不實上以爲面訐非人臣之義怒曰朕自  
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如蒲察五斤衆以爲公幹汝等乃除副  
使衆以斜烈爲淳直汝等川爲提點至於烏古論石虎汝等共  
舉之朕惟終日默坐一聽所爲二人皆拜謝時盡忠與高琪素  
不相協方託近侍局以自固見二人被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  
升罷相盡忠下獄御史許古言中外蔽隔莫知犯罪之由乞遣  
公正大臣鞠問得實明示罪目以壓中外之心疏入不報其兄  
吾里也爲許州監酒秩滿來見語之曰邇來被高琪讒間上頗  
疎我若再主兵必不置此人九月尙書省奏遷授武寧軍節度  
副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乃發其前棄中都不顧祖宗御  
容及道陵諸妃命有司鞠治併吾里也相語事兄弟皆伏誅  
蒲察官奴少起微賤嘗爲元兵所獲往來河朔後因姦事繫燕

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貨自拔歸朝收充忠孝軍  
萬戶月給甚優日與羣不逞博有司劾奏勿問請從移刺蒲阿  
攻平陽論功第一遷本軍提控佩金符敗於三峯山走襄陽說  
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劾制使信之與騎兵五百使掠鄧邊面小  
城獲牛羊數百已而知汴城罷攻卽遣移刺留哥入鄧說鄧帥  
粘合欲劫南軍爲北歸計粘合怒令就擒之官奴知事世卽馳  
還乘幾掩宋軍得馬三百縛忠孝軍提控姬旺詐爲唐州太守  
械送北行因得入汴有言其智略恒出入南北軍行數十里氣  
勢不懾宰相以爲可用除權副都尉使提兵數百馳入北軍獵  
騎中生挾一回紇而還尋轉正都尉巡黃陵八谷等處劫牛羊  
糧資甚衆幾獲鎮州大將於是中外皆以爲可用因趨拜馬軍  
元帥從哀宗北渡號令明肅秋毫無犯戰功獨多值河北潰兵

至歸德知府石盞女魯歡以軍衆食寡懼不能給請於上令就糧除宿陳三州惟留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與馬用軍七百人于府中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皆爲辛軍彈壓初權果毅都尉駕至升爲元帥召諭官奴衛兵盡散卿當小心官奴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邀上幸海州已具舟楫可通遼東再圖恢復女魯歡復沮之上時召用計事不及官奴遂萌異心左丞李蹊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言官奴有反狀上竊憂之陰使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察其動靜二人知官奴不可制反泄上意上亦懼官奴與馬用相圖因以爲亂詔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奴乘隙率其衆攻用軍用敗走被殺衆出城奪船而去因而殘殺軍民以卒五十守行宮門劫朝官皆聚於都水毛花葦宅監以兵遣都尉馬寶被甲持刃刼直長把奴



申於上前上握劍言曰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迫。逡巡而退。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又因軍潰之日。其母爲元主帥忒木解所得。因命以計請和。密令阿里合往言欲劫上以降。忒木解信之。因定和計。日往來講議。遣其母還。忠孝軍張都統率麾下百五十圍官奴之第。數以汝欲獻主上。我輩安歸。官奴懼。出其母爲質。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元有謀。卽殺之。我不恨。張意稍解。官奴聚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遂盡斫營之策。五月五日。軍中祭天。陰備火槍戰具。率軍自南門登舟。夜殺外堤邏卒。至王家寺。敵營四更接戰。初小却。再進。分軍伍七千。以小船出柵外。腹背攻之。官奴持火槍突入。元兵大潰。溺水死者三千五百餘。盡焚其柵。而還。真拜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賜以御馬。兵旣退。官奴

入亳州留習顯總其軍上召之官奴三日不至內局令宋乞奴與奉御烏古孫愛實納蘭乞荅女奚烈完出密定謀計令裴滿抄合召進議事完出等從後刺其肋上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亟投城下而走乞荅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難皆擐甲上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勞軍并召其黨白進殺之阿里合兀惹悔發之晚爲亂箭所射而死乞奴愛實乞荅皆授節度使世襲千戶完出兼殿前右衛將軍習顯既黨官奴益橫肆嘗率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溫特罕道僧帥府經歷把奴申鞠問伏罪下獄至是乘變脫走殺總領完顏長樂於宮門及道僧奴申於其家遂奔亳詔點檢阿勒根阿失荅卽州斬之乞奴燕人改名宋珪爲內侍殿頭與潘守恒素號知書識大體南渡後規益甚多嘗受詔監作元夕燈戲諄語云社稷拋棄

却於南京作燈戲。有何好看。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鵝後苑。逸去。勅近侍市中追訪。一農民臂之。百方求索。不與。易以物直。乃得上。欲送有司治罪。乞奴從旁諫。謂微事人。將輕易惡其直。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哀宗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口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而悽惋咨嗟久之。後蔡城破。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石蓋女穆歡小名十六。興定三年。以驃騎上將軍爲河南路統軍使。陝西行省。背鼎言平涼控制西垂。實爲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村識凡庸。不閑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驟得升用。今防秋在邇。使握重兵。當方面。衆心不服。宜遜才謀。有宿望者代之。乃以女穆歡爲平涼行元帥府右都監。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

侵突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沃。兼且平衍。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不惟可以禦備一方。且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以免轉輸之勞。上嘉納焉。元光二年。遷昌武軍節度使累上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密。宜選才幹之士爲防禦使。攝帥職。以鎮之。其舊來諸隘守禦之官。原從帥府辟置。多其親暱。殖產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人。餘衆盡屯

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甚倉猝豈能徵集  
宜近隘築營徙居見兵以待緩急朝廷略施行之正大九年擢  
守歸德兼行樞密院事元將忒木解率真定信安大名東平益  
都諸軍來攻是日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祕略占之者曰其城無  
害人心稍安適慶山奴潰軍亦至城中得之頗有聞志有張定  
者平日好談兵乃令自募一軍使爲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  
以爲可用初忠砲少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古砲  
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是  
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元兵晝夜攻城劄營于南城外地勢稍  
高相傳是尹子奇攻巡遠處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遣招撫  
陳貴纔往爲游騎所鈔適有獻決河議于元兵將者水從西北  
而下至城西南入故灘水道城反倚之爲固其年四月拜爲總

帥權行省參知政事佩金虎符五月圍城稍緩頻遷民山城就食十二月哀宗次黃陵岡遣奉職木甲搭失不奉職權率御粘合斜烈來徵糧女魯歡卽遣集慶軍節度使完顏世達行六部侍郎治中王元慶權郎中儀封從宜完顏胡土權元帥護送糧千五百石六軍給糧盡因留船命張布爲幄用之以濟時糧餉不給命李木魯阿海行總帥府事隸以親軍武衛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諄語道中朝廷聞之使問其故或言願入京或陳州阿海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旣而求諄語者得四人斬之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傑及蒲察蔑住等九家又數日遂有官奴之變令軍士擁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卽提兵入見誣爲謀反上不得已暴其罪後其姪大安入蔡求雪前過上曰若謂女魯歡果反無迹可

尋謂不反朕方暴露遣人徵援兵彼留精銳自防發其羸弱者  
以來旣到睢陽自奉管厚使朕醢醬有闕朕爲人君不常語此  
細事但四海郡縣孰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自  
負而有驕其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駕馭人材以濟艱難  
錄功忘過此其時也其釐正之因復其官時代者未遑嘉元底  
軍變時官奴無害元底意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言元底喜  
各與以金在道恐受金事泄亦殺之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爲僧兵亂從上黨公開爲都統司提  
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大兵圍城授安平都尉天興元  
年車駕東奔歸德授西面元帥與東面元帥李賤奴勢敵頗貌  
敬之素性淫姦常思作亂以快其欲有管州人藥安國年二十  
餘多力健啖管爲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旣出貧無聊賴  
弘簡錄

立潛結納之藉其勇以濟事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伺候消息  
布置已定二年正月召善早食殺之遂帥甲卒撞省門而入殺  
二相完顏奴申斜捻阿不其黨張信之字木魯長哥馳往東華  
門道遇點檢溫屯阿里見其裹甲亦殺之出諭百姓吾爲汝一  
城生靈請命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衆皆稱快立還省中自稱  
太師軍馬都元帥尙書令封鄭王妻王氏爲妃出入御乘輿第  
倚平章政事侃殿前都點檢其黨韓鐸并長哥竝都元帥兼知  
開封府事妹塔折希顏及安國張軍奴完顏合荅竝元帥贊良  
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內府之事皆令主之未幾復忌安國數  
以違約奪一都尉妻斬之壬申元將速不斛至青城立執臣子  
禮見之旣還悉燒京城樓櫓見火起速不斛大喜始信其實降  
也立因託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人自閤之日亂數



人猶若不足。禁絕城中嫁娶。有一女不至。輒殺數人。夾谷元妻年二十餘。有姿色。與病而往。其黨李琦娶之後。有言其美者。立欲強之。差琦出京。以妻自隨。如是再三。立遂欲殺琦。未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守以腹心。限其出入。改荆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鄰國夫人及內侍高祐京民李民望皆死。杖下溫屯衛尉親屬八人不在。楚毒皆自盡。白撒夫人并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兼以惡黨視人如讐。必報後已。值此不幸。甚於攻城被戮時。立與其妻入宮。橫賜不可勝計。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往諭帝降。冒進者爭援劉豫故事。以冀非分。三月壬辰。立以兩宮并梁荆二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備仗衛送至開陽門。車凡三十七兩。先太后次中宮。又次妃嬪宗族男女凡

五百餘口與三教醫流工匠繡女同日赴北見者謂百年之後始爲靖康洗之四月元兵入城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立歸大慟琦與李賤奴李伯淵首建殺立之謀三年六月甲午陽傳近境有宋軍謀備禦之至晚燒封丘各門以警動立比明設伏門外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數騎而往傳諭京城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廟街點集還至中途舍卒中伯淵就馬上抱立橫刺之因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摑三合殺苑秀希顏後至軍士追斬之伯淵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首望承天門祭哀宗遂籍其家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亦有靈厭其所爲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伯淵實抵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美姿容深

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賤奴燕人嘗以軍功遙領京兆府判至都尉以立視如部曲積不能平琦山西人亦爲都尉在陳州與粘葛奴申同行省事遇變入京附折希顏數爲所辱故三人合謀

李順兒者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下振武都尉奴申由任子入官登策論進士天興初倖開封以嚴幹稱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軍民皆避他郡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始立州府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繕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流亡數十萬口一時完衆市肆喧闐京城遺民望而歸者不絕皆指爲東南生路哀宗馳使褒諭改陳州爲金興軍卽以申爲節度使俄拜行省參知政事立建威來猶養虎威蒲察合達振威王義果毅完顏某及順兒凡五都尉司以將其兵時交戰無虛日大軍十餘萬州糧有

盡與官屬謀月減所給一斛人心稍怨順兒等因畜異志遣人  
結構崔立奴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聞元兵往朱仙鎮市易  
奴申遣五都尉軍各二百令崔都尉將之襲項城寨遣孫鎮撫  
者召順兒議事欲因此行襲殺之孫至其家順兒已先知掇甲  
而待孫色動卽出門奔去順兒追殺之乃上馬引兵入省語軍  
士曰行省剋減軍糧汝輩欲飽食則從我不欲則從行省奴申  
聞變走追殺之并殺其子姪壻及鄉人王都尉劉提控卽解奴  
申虎符以與順兒令五都尉軍皆甲以守街曲自稱行省署元  
帥都尉復以劉提控語不順就坐中斬之翌日遣剋石烈正之  
送款于汴立遣其弟倚就加順兒淮陽軍節度使行省如故未  
幾虎威都尉蒲察合達與高元帥者盡殺順兒之黨舉城走蔡  
州元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有脫者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八終